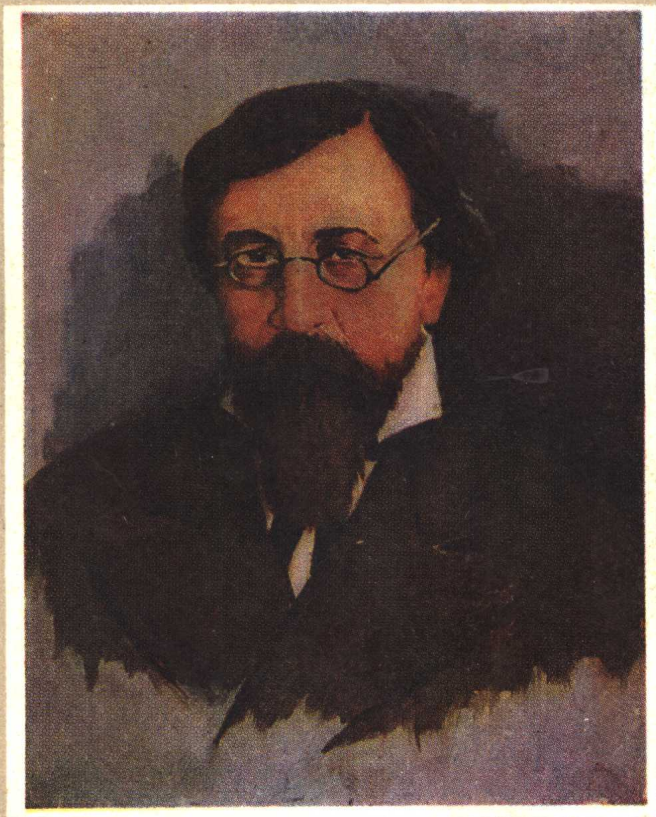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下卷

(一)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Т.1,2,3,4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47—1950 年版译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下 卷

第 一 册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辛 未 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 字数 361,000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册(内精装 1,400 册)

平装定价: (七) 2.10 元 精装定价: (七) 3.00 元

书号: 10188·297

目 次

论冯维津的《旅团长》	1
《贫非罪》	36
不同民族的歌谣	52
不同民族的歌谣	103
《俄国作家全集》(论波高列尔斯基)	114
M·狄米特里耶夫的《我的记忆积储中的琐事》	128
《俄国作家全集》(论柯兹洛夫)	139
《俄国作家全集》(论B·Л·普希金和威涅维京诺夫)	150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生平与作品	160
乔治·桑的生平	211
巴尔扎克	219
童年与少年 战争小说集	258
杂志短评(一八五六年二月)	277
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的诗歌	297
柯尔卓夫诗集	325
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中的意义(他的作品研究导言)	335
关于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生平记事	343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作品集	364
杂志短评(一八五六年七月)	377
杂志短评(一八五六年八月)	382

Н·奥格辽夫诗集	395
杂志短评(一八五六年十二月)	409
俄国诗人译本中的席勒	420
《外省散记》	429
题解	491

论冯维津的《旅团长》

当我在写这篇关于冯维津的文章的时候，我手头所有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就是维亚捷姆斯基公爵论冯维津的著作以及一八四七年祖国纪事第八与第九期中所发表的关于冯维津的论文(大概是马伊可夫写的)^①。

不论这一种著作，不论那一种著作，我都十分感谢。维亚捷姆斯基公爵这本书所以重要，是在于它解释了冯维津的一生和个性；但是我还很少能直接地利用它，因为我要分析的不是冯维津的个性，也不是他同他的时代的关系，而只是他的一种作品，而且就是这种作品，也是从纯文学的方面来看。在祖国纪事所发表的文章则分成两半：在前一半(第八期)中，据作者说，他观察了“叶卡德林娜二世时代在智慧与道德方面的光明面”，他通过女皇的事例以及一部分其他美好的事实观察了叶卡德林娜时代的社会所进行的活动。这对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想议论；在他的观点中究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片面的。在文章的后一半(第九期)中，作者主要从这方面观察了冯维津的喜剧：这些喜剧在合乎艺术要求上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里他大部分讲得十分正确，尤其是他透彻地证明了，怎么也不能把它们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喜剧，因为它们并没有一种有机的统一(就是维亚捷姆斯

基公爵也会得到这同样的结论，他说，“冯维津并不是一个戏剧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喜剧家”，见第二〇四——二〇五页，——对这个意见应当是完全可以同意的）。冯维津的喜剧在艺术方面十分明显的弱点在他的这篇文章的后一半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未必有什么人想要反对他的结论。因此，关于旅团长的艺术方面我谈得不多，而只让自己尽量讨论那些我对之有意见的事物，从而区别于祖国纪事那篇文章的作者所属的那个文学派别。我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于自然性，较少地注意艺术性：因为关于作品的自然性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关于冯维津的作品对自然性的要求究竟满足到了什么程度，写得还很少。

我对于冯维津的语言方面也并未加以注意，因为关于语言，一般可以说的话早就已经说了，而且得到大家的公认（这就是冯维津所描写的当时社会中的那几个等级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何况要研究冯维津的语言对前人的语言以及同时代人语言的关系的详细情形，手中需要拥有的材料比我现在尽可能拥有的要多得多。

关于冯维津对社会的影响，我什么都没有谈，因为即使冯维津对社会有影响，那也是极其小的。但是，必须同意这一点，所谓一种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如果说一本新的作品在发表的时候人们都议论它，赞美或者批评作者，那么冯维津是有过这种影响的，而且特别是旅团长：他自己就在忏悔录这样说，在宫廷

① 这是指维亚捷姆斯基公爵的论冯维津的专题论文，圣彼得堡一八四八年版；祖国纪事的文章则是题为冯维津的作品，由杜台施金所写。马伊柯夫即阿波隆·马伊柯夫，见上卷一九九页注一。

里许多人怎样议论他的旅团长，大臣们怎样彼此互相抢着要求他朗读他的喜剧。——然而这似乎还不能叫作对社会的影响。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能谈得上影响，作品基础里所包含的意念同社会的现实的（是心智方面的、道德方面的，还是实践方面的，这都无所谓，但是必须同时是现实的）生活有了生气蓬勃的接触，这样，在读了这部作品以后，公众就会感到自己完全不象从前那种样子了，就会感到他对事物的看法已经变得明朗或者已经改变了，就会感到他的心智生活或者精神生活给了他动力。叶卡德林娜时代的俄国文学对社会还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影响。俄国文学只是一种消磨时间的玩乐和手段，此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他们模仿法国人、德国人而写作（罗蒙诺索夫的颂歌）；上等级的人物所以读它们，是因为原作是这样使人倾倒，就不能把这些模仿品扔在一边而不加任何注意；人们也向女皇诵读这些模仿作品；大臣们要做一个庇护文艺的保护人的时候也是按照法国时尚来读书，而不是从俄国的中篇小说以及诗歌中寻找任何新的、任何饶有趣味的东西——因为在这些小说和诗歌中所说的东西，他们从法国书籍中早已经读过了。在中等阶级中那时候会读书的人还非常稀少，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开始读书也是并不很久的事，在他们中间几乎还没有一个人懂得为什么他自己要读书，也不理解他所读的书究竟包含什么意思；中等阶级中这些不多的读者所读过的长篇小说、戏剧之类给他们造成的印象对他们来说是这样不习惯，对这种印象是这样缺少准备，因此它在他们的脑子里还是模糊不定的：——他们读了一本什么中篇小说的翻译，就感觉到，其中似乎有~~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究竟是什么？——这在一百个读者中未必有一个能够理解。中等阶级

的人们既然不理解，为什么还要读它们呢？他所以要读它，这是因为一个能够读书的人既然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手头却有书，他就不能不来读书了；他所读的书一部分也包括模仿名家的作品。这样一来，读书的结果只有一个，——习惯于读中篇小说、戏剧；只有到了从小就熟悉这一类书本，并且，相当熟悉产生这些书本的高度文化的下一代人，他们一旦读了这些东西，才能够理解其中写的是什么。这样，文学对于公众来说就是一种娱乐或者一种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他们读了这种东西，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杰尔查文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也没有真正的影响，甚至茹柯夫斯基也是相当长久地没有超过影响了。卡拉姆静的历史恐怕就是第一本用俄文写的书，他的书对我们的社会是有重大的影响的——从他的书中俄国人了解自己的过去，而且这种认识的结果深刻地反映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中、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以及追求中。直到今天为止，俄国书籍的影响还只达到同样的书本上——当人们着手写书的时候，他们就模仿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的样子而写，按照茹柯夫斯基的精神而写，这样事情就完了。可是冯维津连这种影响也没有——他在我们的文学中找不到一个继承人。说他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初初看来也许不公正；但是要去寻找他的影响的痕迹，又是什么地方都找不到。我们要赶紧用维亚捷姆斯基公爵的话来肯定自己的话：“冯维津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少数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就带有他的个性以及他的时代的痕迹，但是……在公众之中，我听不到对冯维津的反应，而且在历史的冯维津的本身你也不大能找到公众的反应。例如，他的喜剧不是他眼前的社会风习的图画，他住在首都，可是描写的是

外省……他们(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相似是抽象的,他们面对他们所以能够被描写下来的那些人物并没有充满生气的发挥……在穷乡僻壤的真正的普罗斯塔柯夫们^①大概不知道,宫廷里在看到对他们的描摹时,就会嘲笑起他们来。大概就在欣赏冯维津的喜剧场景的观众中间也有那纨绔少年和旅团长之流,但是喜剧作者挖苦的可不是他们。”这一点也是对的:后来(第二〇九页)维亚捷姆斯基公爵在把这件事:纨绔子弟已经在我国消失了之类归功于冯维津的时候,说过相反的话,不错,第一,纨绔子弟就是在过了八十个年头的今天,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第二,当不论他们,不论他们周围的人们还是不读书的时候,他们怎么会由于冯维津的喜剧而宣告绝迹呢?

事情是大家都清楚的,冯维津喜剧的形式是莫里哀式的,他把这种形式整个儿搬到了纨绔子弟以及旅团长之中。我曾经努力说明这种既违反艺术性同时也背离自然性的形式的所以产生的理由。但是冯维津喜剧的内容是否是独创的呢?通常人们的回答是:那是完全独创的。我深深地怀疑这一点,但是暂时还只限于一些怀疑,因为我手头现在并没有法文版的莫里哀派的作品集,无法证明有否内容上的借用。可是要不去怀疑冯维津全部喜剧的独创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维亚捷姆斯基公爵证明说,在冯维津的作品里,有许多人物、有许多意念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从他的灵魂深处诞生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法国书本借用来的。似乎就是冯维津本人借斯塔罗杜姆之流的口在说话,而且正是冯维津,这个叶卡德林娜时代的俄国人在说话,他显然是透彻而忠

① 普罗斯塔柯夫是冯维津剧本纨绔子弟中的人物。

实地表达了斯塔罗杜姆的观点中的地方色彩；然而维亚捷姆斯基公爵却又觉得，斯塔罗杜姆完全是向布律耶①、罗希福考②那里抄写编制而成的（第一三七页）；涅尔斯杰卓夫③同样也是这样的，他表面上看来好象也是个“独创的”思想家，其实他所说的话是从鲍曼尔④的我的思念中抄写来的。那么，他从法国写给巴宁的信⑤似乎应该算是冯维津个人的了。可是维亚捷姆斯基公爵却又说，在他那里所有相当不错的讽刺和笑话是从杜克洛的Considération sur les mœurs de ce siècle（本世纪风习思考⑥维亚捷姆斯基公爵的著作第一三八及第一三五页）中抄来的。于是你禁不住要怀疑其余作品的独创性了。人们说：“那个参事是照塔尔丢夫或者他的一个后裔的样子模写下来的，这是对的；可是冯维津笔下的其他喜剧人物却是纯粹的俄国人，而且风俗习惯也是纯粹俄国的。”在这些有关习俗和人物的民族性的评判中需要十分小心，表面印象往往是不正确的；我相信，有许多根

① 布律耶(John de la Bruyère, 一六四五——九六), 法国作家, 著有品性论一书。

② 罗希福考(Duc de la Rochefoucauld, 一七四三——九二), 法国思想家、散文家。著有随笔集与箴言集。

③ 涅尔斯杰卓夫是冯维津三幕喜剧家庭教师的挑选中的人物。

④ 鲍曼尔(La Beaumelle 一七二六——七三), 法国作家。著有思维集与评亨利亚德, 反对伏尔泰。

⑤ “他从法国写给巴宁的信”，是指冯维津在一七七七至一七八八年旅行法国时给当时俄国的一个军界和政界人物П. И. 巴宁伯爵(一七二一——八九)所写的信。巴宁是冯维津的好友，冯维津在国外时给他写了许多信。

⑥ 杜克洛(一七〇四——七二), 法国历史家。著有本世纪风习思考一书。

据法国通俗喜剧改作的东西，在每一个不知道我们这里的通俗笑剧是怎么写作的人看来，好像是纯粹俄国风习的十分忠实的摹写。而且他怎么能不觉得这是纯粹俄国的呢？其中所有的人都是纯粹俄国的：包括那些胖胖的商人，他们喝起茶来要喝十来杯，他们用手抚摸着肚子，还有他们的女儿，她们如果要嫁人一定得嫁个军官，“纯粹俄国的东西”难道还少吗？我想，拿冯维津的人物与对白去同当时法国喜剧作仔细比较就能证明：冯维津在其他作品中所写的喜剧人物和喜剧场景是同他所描写的斯塔罗杜姆和涅尔斯杰卓夫这些人物的面貌与思想是一模一样的。然而公正之心要求说，说他从莫里哀那里借用什么人物（除了那个参事），我还没有在冯维津的笔下发现。

人们觉得糟糕的是在旅团长里“并没有统一性”。我不知道，维亚捷姆斯基公爵把所谓“统一性”究竟理解作什么东西；祖国纪事那篇论文的作者对所谓旅团长“缺乏统一性”，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其中“并没有主要的人物，也没有主导的思想”。的确，我们现在也觉得，在旅团长中主要人物是没有的，仿佛所有人物（除了临时插进去的道勃罗留波夫和苏菲亚之外）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然而如果实际上就真的没有一个主要人物，这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难道在一部文艺作品中有一个人物成为主要的人物是文艺作品的一定的、必须的条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这部长篇小说并不好，因为其中不是一个主要人物，而是两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情趣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你就不知道究竟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一头——这一个妨碍另一个，那一个掩盖这一个。”不，这样的要求是不公正的；必须要求于文

艺作品的是，意念的统一，至于在作品中是否应当有一个主要人物还是应当有几个人物，这不是由理论、而是应当由某一作品的意念和构想的性质来解决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种特征的意念在您的头脑里是这样发展的：它可以在一个人物的性格、行动和关系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一个人物应当在您的作品里成为主要人物；如果这一类意念在您的头脑里或者是这样发展的：您为了把它体现出来需要几个同样必要的人物（特别是经常出现这样的事：一个作品的主要意念不是描写人物的性格，而是描写一定等级的生活，或者，更要大一点，是描写一定的历史时代），那么，在您的头脑里怎么能不出现几个同样都是必需的人物呢？而且我可以预先相信，只要您严格保持基本意念的统一，您的作品的意义既不会因此受到削弱，也不会因此遭到破坏。例如，不应当因为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中出现两个主要人物——鲍里斯和僭皇狄米特里而看作是缺点：由于僭皇的出现您并不会忘记鲍里斯，相反，也就是在这里，您首先关心的是他。在华尔特·司各特的大部分长篇小说（似乎在所有的长篇小说）中，都各有好几个就他们的内在意义以及就他们对长篇小说的意念的必要来说，而不是就他们对阴谋诡计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人物。例如，在艾凡赫中就它对读者的兴味以及就它的内在意义来说，究竟谁是主要人物呢？艾凡赫吗？难道蕊贝卡、狮心王理查、罗宾汉不是象他同样重要或者比他还重要吗？看样子，他们所造成的印象比艾凡赫本人所造成的还要深刻得多，而且他们引起读者们的兴味要比这个十分苍白的骑士还要多，这个骑士所以引人注意也几乎仅仅是为了他对蕊贝卡的关系。

因此，在旅团长之中如果没有主要人物的统一，这里也没有

什么大罪过。但是冯维津自己却觉得这是一种违反美的规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没有人物的统一那怎么行呢?)但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他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假使我们觉得，仿佛在旅团长中并没有一个主要人物，那么我们所以如此感觉，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在这部作品的基本意念中，并不就是冯维津所灌输到这部作品的基础中去的那种意念。我们以为，他是要在旅团长中给我们介绍他那个时代某一阶级人们的生活世态的图画与见解(好象果戈理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介绍了某一个阶级的生活世态的图画一样)：如果是这样，那么的确在旅团长中所有人物对于达到这个目的都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比较仔细地深入到旅团长的情节发展中去，比较仔细地观察冯维津的其他一些作品(例如，家庭教师的挑选，公爵夫人赫尔奇娜①的谈话，杜雷金的信以及斯塔罗杜姆的回答②，等等，还有纨绔子弟本身中的米特罗方努希卡、符拉达尔曼以及斯塔罗杜姆的议论，甚至冯维津的忏悔)，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冯维津的喜剧的一切思考一番，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他在旅团长里是要发挥和证实他的这些想法：关于当时的法国化的荒唐和有害，关于当时名门望族以及亦步亦趋跟着名门望族走的人们的教育方式的荒唐与危害，——这种教育方式就是把孩子交托给法国家庭教师，照冯维津的意见，它的后果就是：学生变成了一个脑子里塞满法国文句以及其他法国劳什子的半通文墨的笨蛋，变成了一种——照冯维津的

① 家庭教师的挑选中的人物。

② 冯维津在写出喜剧纨绔子弟获得成功后，又以书简体形式写了正直人的朋友或斯塔罗杜姆。杜雷金的信即是其中之一。

意见看来——甚至比他们的完全没有教养的父母亲还要坏的人。这种思想在他那里到处都表现出来；这种思想看来是冯维津的心智与道德生活的结晶。他的旅行书简首先是要使我们相信，他觉得所有法国事物的荒唐和有害达到了什么程度，他怎样深刻地贯串着这样的见解。对于一个以这种态度来评论法国人，评论他们的生活与见解的人，当看到我们的年轻人是在这种“极度有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没有一点悲哀的想法。

我认为旅团长的主要意念是抗议叶卡德林娜时代的社会对法国教育的崇拜、偏爱。

如果同意这种意见，那么这就很清楚，按照冯维津的布局，旅团长的主要人物应当是旅团长的儿子，伊凡；除此之外，兴趣就集中在参事太太这个人物身上了。这样一来，他就执行了当时理论所要求的：“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必然应当只是一个人物；然而为了‘引人入胜’，在这个人物之旁应当站一个其他人物，另一个性别的人物：在这两个主要人物之间应当有一场爱情纠葛。”

但是由于冯维津过分努力于要把他们尽量地写得“更可笑一点”，不论参事太太，尤其是主人公伊凡努什卡自己，在冯维津的笔下，都变成了一些如此没有生气的、不自然的、拙劣的漫画，以至于他们不仅丧失了任何艺术意义，甚至也丧失了他们与应当描写的东西之间的统一。冯维津把他们强制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他们完全没有达到他原来要通过他们所达到的目的。因此，不论伊凡还是参事太太，他们既然没有任何内在的意义，他们对于实际上在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也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关系，这

样就使读者对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注意。他们对读者来说既然已经变成了一些没有一点用处和引不起一点兴趣的渺不足道的人物，他们就迫使读者连带不再注意本来应当通过他们而表现的意念。不过在同时，按照冯维津的布局，那些本来应当是次要的人物，却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成功，因此，他们既然变成了饶有兴味的人物，把读者们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这样就让自己出现在前台，于是作品就不再具有作者所要赋与它的意义了。而这些人物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在冯维津看来只是次要的人物，同时，这也是因为他没有过多地注意对他们进行“修饰”，也就是加以夸张，添加油脂——这有时倒把他们救了，因此他们常常不是带着有意要“使人感到可笑”的丑陋样子而出场。

对读者来说在两个主要人物宣告失败以后，在旅团长之中还剩下什么人呢？还剩下参事、旅团长、旅团长太太这些人物，还剩下阴谋诡计——三件向妇女献殷勤的故事：第一件是参事追逐旅团长太太，第二件是旅团长追逐参事太太，第三件是伊凡和参事太太互相追逐。我们且来看一看这些人物和这一种阴谋诡计。（关于道勃罗留波夫同苏菲亚的相爱，我不打算说什么，同样，我也不打算谈论他们本人——这些人在品性上以及实际上就他们彼此应当有充分权利相爱来看早就已经得到定评了，——他们是这样互相匹配得上。只能够指出这一点：他们甚至在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也象他们本人一样是荒谬的、不连贯而又做作的，可在同时，冯维津的所有其他人物说话时却几乎到处都用优美的语言，这种语言在大部分地方直到今天还没有丧失它的审美价值，而且始终保持着它的历史价值）。

首先应当说，不论维亚捷姆斯基公爵、还是祖国纪事的论文都为了在旅团长里没有情节、没有生活而责备冯维津。的确，如果所谓没有情节是指在阴谋诡计的持续过程中登场人物的性格没有发展——他们在第一场上是怎么出场的，他们在最后也就是这样走下舞台，既没有显示他们的性格中的任何新的特征，也没有任何新的方面，那么在旅团长里确是没有情节的。

要求：“一个作家所塑造的人物性格，特别是戏剧作家所塑造的，必然应当有发展；如果他们始终都是一动不动，作者就要犯错误、而作品也丧失了艺术价值，”——你不断地听到这个要求，为了这种那种作品没有执行这个要求，你不断听到责备。但是看起来，你还不能把这样的要求当作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万应规律来应用。艺术性的规律不应当同现实世界所包含的东西相矛盾，艺术性不可能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就是不是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现实；现实是怎么样，那么它就应当怎么样反映在文艺作品中。可是在现实中间，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天性上并不怎么深刻、性格上并不怎么复杂的人，你第一次就能看透这个人物，看清他整个的人，绝对是整个的人，这样如果你有二十年跟他住在一起，那么除了在他的第一句话、他的第一道眼光中所表现的东西外，就看不到什么东西。这样的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让他发展，那么在艺术作品中他又以怎样的方式在您的面前发展自己的性格呢？难道文艺作品应当表现的不是整个现实生活，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吗？大概只能描写带有刀光剑影、枪来弹去、披着红色外套的强盗的场面，或者只能描写今天瞧不起整个人类，诅咒，发狂，明天在街上奔跑，和大家拥抱的英雄吗？不，就是并不活动、并不发展的人物也能够同样是诗的、

同样是饶有趣味的，正象人物有发展的作品一样；——我们就拿狄更斯唐贝父子中的维金太太、布林伯医生一家以及弗里德先生和皮普钦太太之流做例子，或者拿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玛尼罗夫和他的太太、罗士特莱夫、两位太太——“通体漂亮的太太”以及“也还漂亮的太太”之流做例子，——所有这些人不都是最有艺术性的、最生动的、最有趣的人物吗？难道他们不是当着您的面一下子就把一切都完整地表现出来吗？难道在剧情的继续中他们的性格有什么发展吗？——“但是因此他就没有什么行动。”如果是这样，总是要求行动、生活的话，那么罗士特莱夫、NN城两位太太、玛尼罗夫——他们不都是一些失败的、或者并没有处于真实的环境中的人物吗？如果不能根据他们没有行动这点理由来说的话，那么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在文艺作品中某一个人物不仅可能并没有发展他们的性格，甚至可能根本并不行动，也一点不丧失他的艺术价值。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也是有行动的，例如，死魂灵中那两位太太甚至是一场灾祸的推动者，而且是出于内在的动机、不是出于外来的逼迫的推动者。——“但是长篇小说是一回事，戏剧又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要坚持所谓并不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可能是不合适的，要坚持所谓戏剧形式的主要特征就是“情欲斗争的集中化”，就是“描写或者说得更透彻一点，去显明地表现那些充满生活与活动的关键时刻”等等，也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当然，就是这些时刻既可以作为戏剧作品的内容，也可以作为其他作品——叙事的、抒情的作品的内容，看您乐意怎样就怎样；但是有差别，可以说，“这个内容也许适合于一定的形式”，并且说：“这种形式必然要求这种内容，假使您在这种形式中放进了其他东西，您就会犯错